

小三线:生活在皖南的上海人(下)

◆ 崔海霞 徐有威

介绍来的“爱情”

“一天凌晨,(二儿子)种根回来了!他满面春风,身后跟着位姑娘。我又惊喜,急忙忙要去开门,却被老伴抢了先。‘妈妈,爸爸’,姑娘羞怯地轻轻叫了我 and 老伴。我心中像喝了蜜般的甜!这在我已经是第二次了。去年初冬,也是这么一个凌晨,大儿子金根带儿媳回家时,我兴奋得脸在笑,身在抖,人家还以为我犯病了呢。”这是一位小三线退休工人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时难以掩饰激动心情的表达。

在小三线建设及投产过程中,职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日益暴露,青年男职工找不到对象的问题日益严重,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开始凸显,一些年龄在25—30岁之间的单身男职工由于无法解决个人问题而经常无事生非,到附近村镇买条蛇,将蛇皮缠在手臂上,到女职工宿舍取闹;几个男职工为某一个女职工而打架斗殴,以此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等等事件时有发生。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上海市政府、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等上级机关,以及小三线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和团委工作人员纷纷开动脑筋,为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而奔波忙碌。正当一筹莫展之时,《青年报》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引起了八五钢厂这一未婚男职工最多的工厂团委的注意。启事刊登的是海运局为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海员征婚的消息,大家茅塞顿开——通过报纸征婚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

1980年,时任八五钢厂团委书记与上海的《青年报》取得了联系,八五钢厂以支付120元广告费的形式

式购买《青年报》版面,登载本厂征婚启事,宣传企业的优厚待遇和生活条件,吸引女青年的关注。凡是上海市区、郊区或其他省市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女青年(须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如果与八五钢厂男青年恋爱成功,结婚后还可以调到厂里工作。这一招果然收到了奇效,在征婚启事见报的十天时间里,厂团委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470封。厂党委见此形势,为了提高男女配对的成功率,还专门举办了“六个第一次”的专题讲座,教男青年第一次通信、上门、外出约会时应注意的问题。如第一封信字迹要端正,字句要通顺;第一次约会要准时赴约,不能失信用;第一句话谈吐要温雅,讲话要礼貌;第一次见面衣着要整洁,朴素又大方;第一次登门要量力而行事,不卑也不亢;第一顿饭要谦逊又礼让,尊老又爱幼。看到八五钢厂的征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万里锻压厂、红星木材厂、后方瑞金医院和胜利水泥厂等也纷纷效仿,刊登征婚广告的报纸范围也迅速扩大,《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等上海的报刊上都出现了小三线企业为青年男职工征婚的信息。从1980年到1984年短短四年时间里,南到广东、云南,北至黑龙江、内蒙古,东到上海、浙江,西至青海、新疆的女青年纷至沓来。她们中有翻译、演员、医务人员、技术人员、工人、财会人员、大学生、教师、农场职工、公安人员和营业员等,3000多名小三线企业男青年通过征婚在皖南组建了家庭,用八五钢厂领导的话来说,“通过为青年解决个人问题,职工中出现了三多三少:即学技术的多了,热爱集体的多了,争取入团入党的多了;热衷酗酒的少了,赌博闹事的少了,随便缺勤回上海的少了”。



爱集体的多了,争取入团入党的多了;热衷酗酒的少了,赌博闹事的少了,随便缺勤回上海的少了”。

“影响了皖南人的生活习惯”

“上海人在衣着上比较时尚。当年的化纤衣料质量好的叫的确良,很时髦,特别是一些女工穿着的确良衬衣,我们这里人看到了觉得很高级,所以就很快流行起来了,从衣着的衣料上、衣服的式样上进行模仿。我记得最典型就是上海人当时穿的裤子,很窄的裤脚,窄有5寸或5寸半,很长的拖下去,然后穿上很时髦的鞋子。我们这里原先穿的是大脚裤,但此后也逐步改为小脚裤了。当地人看到上海人穿什么衣服就开始模仿,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学会了上海话。很多青年人,招工到上海的工厂之后,他们回家都学着上

海人穿衣服,讲上海话,绩溪成了‘小上海’。”曾任绩溪县小三线交办室副主任的王福琪讲述道。在他看来,上海小三线职工对当地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皖南当地人不是单单是从穿衣打扮上向小三线职工学习,在更深层次的医疗卫生、生活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也在和小三线职工的交流互动中逐步改变。以看病为例,虽然说小三线建立的四个医院初衷是为小三线职工服务的,但从开出病房开始,当地人就云集而来。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小三线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都是明显高于当地的医院。曾经在后方瑞金医院政工科任职的吕建昌清晰地记得:“我们这个医院在地方上很吃香,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高,当地的县级医院肯定是不上我们,地级市黄山市的医院也不行。所以他们那里的领导都经常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生病了都到我们这里,住在我们病房。就连安徽省的一位副省长也曾在我们医院病房住过。”

在小三线职工的影响下,皖南人的眼界和视野也逐步开阔。在小三线职工刚刚到达皖南的时候,汽车、卡车开过去,当地人说这辆小车是不是那辆大车生出来的,农民不知道车子为什么会动,甚至有些人拿着草去喂车子,以为车子是牛。工厂水龙头一开,农民想这水是哪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现象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小三线企业的小卖部带来的上海商品,当地人不需出远门,就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生活用品;工厂的浴室给当地农民创造了讲究清洁卫生的条件;自来水为他们的生活用水及农业生产用水提供了方便;工厂的电也输送到附近的村庄,改变了当地农村人点煤油灯的习惯。

小三线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皖南人提供了基本的娱乐方式。每次小三线企业放映电影,当地乡亲们就携老拖小与职工一起看电影。有一次文工团到后方演出,他们为了看戏,从山里带了点心过来看,小三线城市余伙伍到企业演《红灯记》,他们竟赶了几十里路来看,只要有小三线城市的地方,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些通过征婚进入小三线企业的当地青年人,更是从头到脚开始向后方职工学习,从穿着打扮、行为方式乃至学说上海话。

(此文部分资料取材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徐有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摘自《档案春秋》2013年第9期

吃饭



章小东

17.什么东西这么香

这个镜头虽然播放了不到一分钟,但也是相当奇怪的了:一个东方女人手里拎着两大串“泰森”小鸡,雄赳赳气昂昂地跟在三K党集会队伍的后面,不要被误认为是泰森的广告才好呢。

“哈哈……”凯蒂在电话的那一头大笑。“走在三K党集会队伍的后面,你是什么感觉?”凯蒂终于停止了笑声问道。“你想作电话采访吗?告诉你吧,我在数八珍烤鸡的八样料,那是:茴香、花椒、桂皮、肉豆蔻、丁香、葱、姜、酱油,还要加一些中国人的补药。”我回答。“好了,不开玩笑了,我的家就在波德,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明天我要从纽约飞回去,我的父亲说请你全家来吃饭。”停了一下凯蒂又加了一句:“我告诉过我的家人,你是中国最好的厨师,是不是可以带一道真正的中国菜?别忘了要素食。”

放下电话我有些手足无措,蕾蕾曾经告诉过我:“凯蒂出身于底子殷实的犹太老家庭,住在一幢绿荫环抱的豪宅里。她的母亲去世以后,她的父亲又有续弦,女方也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家里的规矩很大的呢。”蕾蕾又补充了一句。果真如此,当天的信箱里就躺着一只沉甸甸的信封,上面没有邮戳,是由专人送来的,因为家里没有人,就放在信箱里了。打开一看是一份精致的请柬,上面还印了一个棕红色的火漆徽章。请柬上面的字好像是用鹅毛笔写出来的一样,粗细有致。

丈夫看了看说:“现在这样的家庭在美国也是不多的了。”“我要带什么东西去呢?蒸一笼素菜包子?”我问。丈夫回答:“不好,根据我的经验,美国人最不喜欢这种白乎乎的泡乎乎的东西了,还不如春卷。”“不好,凯蒂不吃油炸食品的。伊也很少吃麻薯这一类的中式甜食。”我说。“算了,不要做菜了,送一条真丝围巾或者两面绣的摆设……”丈夫说。“不好,不好,凯蒂是个中国通,伊在上海的时候,我专门带伊到苏州的工艺品门市部去买了一大捆这

种东西呢。再说,伊点明要真正的中国菜。”

我第一次发现,到有钱人家去做客,实在是件非常头痛的事情呢。我有些后悔,不应该答应去吃饭的,甚至不应该和凯蒂认识的。这时候小珍带着女儿过来串门,进门就问:“什么东西这么香?”丈夫说:“是八珍烤鸡烤好了吧?先吃烤鸡!不要为这个凯蒂头痛了,还有一天时间去想呢。”儿子说:“我已经隔着烤箱的玻璃看了好几次了呢,金黄金黄的,我的喉咙里都要伸出手来了。”

我笑了,儿子最后的那句话完全是我母亲的口气。我想起了我在上海的家,此时此刻他们应该起床了,母亲还不知道,我已经把她的拿手菜八珍烤鸡改良成为美国菜了呢。

小珍在一边说:“别人做一道八珍烤鸡要五六个小时,先要把各种香料放在锅里煮两个小时,等汤冷却以后,还要把鸡放进去浸泡两小时,再加葱姜料酒腌制,最后才挂在烤箱里烤。你回家最多才一个多小时,入味吗?”

“你尝尝。”我得意地说。

自从去上班以后,便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在美国打拼吃饭,样样事情都要做得快。不然的话,一家三口的嘴巴都只好扎起来了呢。“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小珍问。“先把小鸡冲洗干净,再用针线把鸡脖子缝起来,插上三根筷子,让小鸡可以倒站在那里了。这才把香料找出来,配不齐的就用美国超市里的九层塔、意大利香芹等代替,然后一起放进打肉机里打碎和酱油搅拌在一起,用手再把这自制的香料酱在小鸡的身上抹一遍,余料倒进剪去屁股的鸡肚子上,塞进烤箱里。因为所有的香料都打成了粉末加上酱油,很快就会渗入到鸡肉里。二十分钟以后,喷香的八珍烤鸡就可以吃啦。”

“打肉机可以把茴香、花椒、桂皮打碎吗?”小珍问。我看了一眼丈夫说:“打是打得碎的,但是想要打成粉,只好用咖啡研磨器了……”我还没有说完,丈夫就惊呼起来了:“啊哟,明天早上我的巴西咖啡就会变成‘八珍咖啡’啦!不过家里咖啡研磨器也太老式了,对了,你今天好像发工资了,是不是可以送我一台新的呢?太好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丈夫高兴起来。我无话可说,我正计划要给儿子买一台任天堂游戏机,那是需要一百多美元的。为了我的儿子,我得加紧打工。

32.你们来晚了一步

徐副局长让刘正声取出了公安局的官方介绍信交给季冲,接着又掏出自己的名片递上。季冲其实以前遇见过这位徐副局长,他装作已经不认识的样子说:“呦,是徐局啊,什么事劳您亲自一来一趟啊?”一边寒暄着,一边把自己的名片回赠给徐副局长。徐副局长一边接名片,一边把刘正声介绍了一下。

“季庭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徐副局长先发制人道。“当然啦,一位C市公安局加上一位刑侦局长一起光临,如此隆重,一定有重要大事啦。”季冲满脸笑容地应对说。“确实有件十万火急的大事。”徐副局长不失时机接住话头道,“听说万国良律师将那份《承诺书》的原件交到你们省高院来了?”

“徐局真是消息灵通啊!”季冲虽说已有准备,听他说得那么明白,不免还是暗暗吃惊,这件事是怎么走漏的消息?他迅速回想了一下,那份《承诺书》从院长手里拿来后,自己并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那么他们怎么会得到消息的?看来只有一个环节,就是那份收条,对,一定是那个环节。

“都在政法系统,消息当然容易传开了。”徐副局长打马虎眼,然后话锋一转道,“我们今天来,是要请季庭长帮个大忙。”

“哦,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啊?”季冲问。“刘局长,这是你负责的案子,你对季庭长说吧。”徐副局长说完,转身把刘正声拉到前面来。

“是这样的季庭长,对于我们市大发矿业集团可能遭到不法分子勒索诈骗的事,我们局里成立了由徐局亲自挂帅、由我直接负责的专案组。经过对这个案子的初步调查分析,我们认为破案的关键在那份所谓的《承诺书》。”

“现在那份《承诺书》在你们民事庭吧?”徐副局长急不可耐地直奔主题,“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借用一下那份《承诺书》,带回去做一下技术鉴定。我想季庭长一定会支持我们尽快破案吧?”季冲依旧保持着自然的笑容道:“今天恐怕要让二位白跑一趟了。”“什么意思?”徐副局长问。“真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季冲摊开双手做出一副十分遗憾的表情,“昨天傍晚万国良律师刚来过这里,把《承

诺书》的原件要回去了。”“这是真的?”刘正声将信将疑地看看季冲,又看看徐副局长。“季庭长不会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吧?”徐副局长脸色骤变,虽然表情里还留着笑意,却已经显得十分僵硬。“工作上的事我季冲从不开玩笑。”季冲收敛起笑容。徐副局长和刘正声面面相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那么这是真的了?《承诺书》真的又给万国良拿走了?”刘正声沮丧地问。“确实确实是真的。如果《承诺书》还在我手上,我一定让你们带回去做鉴定。”季冲沉稳地答道。徐副局长心里有说不出的恼怒,可这里是省高院不是市局,容不得他要性子发脾气。不管这个季冲说的是真是假,反正今天是空欢喜一场,看来只好草草收兵了。

在回市局的路上,徐副局长脸色铁青,一路无语回到局里。到了自己办公室,想了想,还是打个电话到葛辉讲一下今天的事情。

葛辉听完,既未批评也未表扬,只是问他下一步作何打算。徐副局长考虑了一下说:“葛书记,要想拿到《承诺书》原件,我看我们只剩下来硬的一手了。”“怎么?你想动万国良脑筋?”葛辉立即打断徐副局长道,“我看你是不想要头上的乌纱帽了,他可是全省的名人,人大代表,你还不知人家背后的水有多深呢!”“葛书记你误会了,我怎么会去动万国良?即使你命令我去,我还不一定有这胆量呢。”“那你想干什么?”“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的。”徐副局长道。

万国良这次临时决定专程飞来上海,是有万分重要的急事和余国伟商量。昨天中午,他突然接到周警官的来电,说有火烧眉毛的事情要告诉万国良。万国良就让周警官马上来事务所。“出了什么事这么急?”万国良一边给周警官倒水一边问。“刑侦局的徒弟告诉我说,他们可能会采取强硬手段来夺取《承诺书》原件。”“他们想来搜查我们事务所?”这是万国良的第一反应。“这倒不至于,听说他们打算在《承诺书》露面的时候就动手夺走。”在《承诺书》露面的时候?”万国良像是问周警官,又像自言自语。“说这是徐副局长做出的决定,让刑侦局坚决执行。”周警官解释道,“至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动手,他们现在也不清楚。”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中国富豪

柯兆龙

